

童年文库

作家的童年

2



DF52/31

童年文库

作家的童年

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08975

新蕾出版社



808975

《童年文库》
作家的童年②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25 插页9 字数115,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500

统一书号: R10213·41 定价: 0.58元

DPS-131

编者的话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的古老文化的国家，每个时代都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给我国历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更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很大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们更是欢欣鼓舞地迎接文艺的春天。老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新作家崭露头角，争相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奋勇挥笔。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传播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性情，培养高尚情操的良师和好向导。少年儿童渴望了解作家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新作家、老作家，都曾有过不同的家庭生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每个作家的生活起点，都深深地印着作家自己的脚印：有叛逆旧社会的脚印，有寻求理想的脚印，有茹苦含辛或勤奋学习的脚印，有欢乐，有悲哀，有幸福，有梦幻……这些重重叠叠的脚印所踏出来的道路，也是作家追求光明与理想所走过的道路，它将会激励少年儿童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立志为实现“四化”而献身。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作家的童年》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编选反映我国现代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文章，每篇文章主要依靠作家本人撰写，一般用第一人称，如作家本人不能执笔，由他人撰写、整理者，也可用第三人称。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尽量做到文字通俗浅显。

丛书力求贯彻双百方针，文章的体裁包括故事、回忆录、报告文学、散文等，但要求史实准确可靠；内容应着重于记述作家童年或少年时代有意义的生活，或只写其中生动的片断；篇幅根据内容需要，可长可短，长文（五万字以上）可出专集，短文则出合集。

这套丛书的每篇文章前，都附有作家的照片、手迹、简历和主要著作，以使小读者们见人、见字，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

本丛书拟分若干集，陆续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作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所限，在编辑工作中不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新蕾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三月



矛盾

兒童詩是新生事物。

在百花園中，兒童詩是^這嫩芽。這嫩芽

剛破土而出，前程如何，^還看不準，但是，只要

得到雨露的滋潤，陽光的^{溫暖}，它一定會茁

壯長，開放出美麗的^獨標一格的花朵。

目 录

我的小学时代	茅 盾	4
最初的回忆	巴 金	13
故乡和童年	草 明	65
童年	秦兆阳	77
童年的悲欢	李英儒	111
朦胧的觉醒	何 芷	136
红花绸棉袄	郁 茹	156

茅盾的简历和主要著作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笔名郎损、玄珠、冯虚、方壁、石萌、石崩等。“茅盾”是一九二八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幻灭》时用的笔名。一八九六年七月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未继续升学。一九一六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文学活动。“五四”运动时期，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重要组织者。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积极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春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一九二七年又在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等职务。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一九三〇年春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领导工作。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与鲁迅等人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展开了英勇斗争。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一九四〇年五月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过学，后又到

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始终用文学这一武器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后，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于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春访问苏联。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再到香港。一九四八年由香港经大连、沈阳转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主席。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四年，一直担任文化部部长。此外，还多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国际作家会议。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即开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翻译和文学评论文章，一九二〇年参加了“五四”以来第一个纯文艺杂志《小说月报》的革新工作并担任主编。一九二三年到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教授“小说研究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曾担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文艺阵地》主编、香港《立报》副刊《言林》主编、《笔谈》主编。解放后曾任《人民文学》、《译文》主编。一九二八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蚀》。此后，他陆续写了许多长、中、短篇小说，如《虹》、《路》、《三人行》、《子夜》、《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还写了剧本《清明前后》和不少优美的散文，如《白杨礼赞》等。他的作品除小说外，还有大量文学评论、神话研究、历史故事和散文、杂文。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十卷本收集了他的小说六部长篇、四部中篇、五十多个短篇；一个剧本和十一部杂文、散文集。另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

11

记》，《杂谈短篇小说》、《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等文学论文专集。还翻译了几十种外国文学著作。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茅盾评论文集》（上、下），并重印了《子夜》。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茅盾选集》。

我的小学时代

茅 盾

大约是民国前八、九年吧，我的故乡×镇开始有小学。我就是这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比这小学略早，×镇又有一个非中非小的“中西学校”。据说开办的时候，课程就只有中西两门——半日读《东莱博议》之类的书，半日读英文。后来，那位英文教员因为自己也懂得一点笔算，便提议加一门算学，于是直到现在还是中学校里三个权威的“国、英、算”，名义上是齐全了。“中西学校”第二个半年开始时，加聘了一位算学教员，可巧他又懂得物理和化学，于是课程上又多了两门。但是，我所进的×镇第一个小学却是一开头就排定了整整齐齐的课程：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学、体操。没有音乐，因为那时候连“中西学校”也还没有音乐。

那时小学校的学费差不多等于零，然而教科书和石板、石笔之类，到底比《千字文》、《花夜记》，乃至《大学》、《中庸》贵些吧，所以有的家长还是不让他的子弟进小学。开学那天，居然有五、六十学生，那就幸赖校长是一乡人望，能够号召，另一原因是校址在人烟稠密的市中心。

无所谓入学试验，学生按年龄分班，大些的进甲班，小的进乙班；甲乙班的课程实在差不多，除了修身一门。我还依稀记得，甲班的修身是读《论语》，而乙班的却是文明书局出版的《修身教科书》。上课一星期以后，甲、乙班的学生又互有调动，我被编进甲班里去了。

教员只有两位，各教一班。甲班的教员不是本镇人，大家都说他“新学”确有根基；那是说他的算学好，而那时小学的课程能使一位教员表示他真懂“新学”的，恐怕也只有算学这一门。我的父亲是酷嗜算学的，曾经自修到微积分，那时他卧病在床已经两年了，还常常托人去买了新出的算学书来，要母亲翻开了竖着给他读，——因为他患的是“骨痹”，手活动不便。他见我转进了甲班，很高兴，为的是得了好的先生；但我倒担心，我对于算学已是惊弓之鸟。未进这小学的时候，曾受学于父亲，可是，你想，他卧病在床，连手也不大能动，单靠口说，叫我怎么弄得懂？父亲因此常常纳闷：为什么我于算学那样的“不近”。

甲班的先生，手是能够动的，能够用粉笔将复位乘法的过程在黑板上演算出来，并且教得又慢，所以我也慢慢地“近”起来了。同时，我也经验了为什么人家说甲班先生的“新学”有根，因为他写阿拉伯数字实在比乙班先生熟练得多。乙班先生写那8字始终是一对连接的圈子，这是他读“文章”打双圈弄熟的一手。

进这小学以前，我读过家塾，也读过私塾，念过《三字经》后，父亲就给我读“新学”了，那是从《正蒙必读》的《天文歌诀》节录出来的《天文歌略》。那时父亲还没有病倒，他每天亲自节录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

十句为止。”可是我却慢慢地缩下来，每天读熟两句也还勉强。这一件事，也曾惹起父亲的十分的烦恼。

这使得我那时幼稚的头脑对于所谓“新学”者，既害怕，又憎恶。同时却又使我对于我所进的小学发生好感，因为这里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吧，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星座多点人间味。

但《论语》只是“修身”，作为国文课本的却是新编的《文学初阶》和《速通虚字法》。——乡下人称为“洋书”者是。这两本书都有图画，尤其是《速通虚字法》的插图，大大使我爱好。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速通虚字法》的编者和画者，实在是了不起的儿童心理学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鲜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图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划脚，仰头赞叹。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也帮助我能够读浅近的文言，更引起我对于图画的兴味。我家屋后的堆破烂东西的平屋里，有不知属于哪一位叔曾祖的一板箱旧小说——当时称为“闲书”——都是印刷极坏的木板书，虽有“绣像”，实在不合我的脾胃。画手、刻手都太拙劣，倒在其次；主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人物都是“古衣冠”，而表情也和我们活人不同。可是这板箱里还有几十张石印的极工细的“平定发逆”的宣传画。这大概是我的曾祖在汉口寄来的。这里的人物全是现代衣冠了，而且有兵、有大炮，有大刀队、钢叉队，非常热闹。我找得以后，高兴极了。但感失望的，是重复太多，几十张只有五、六种名目；

再则，上面虽有文字说明，可又深奥，读不懂。

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段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去。为什么给《后西游记》呢？父亲的用意是如此：为了使得国文长进，小孩子想看“闲书”也在所不禁，然而倘是有精致插图的“闲书”，那么小孩子一定没有耐心从头看下去，却只拣插图有趣的一回来看了，这是看图而非看书，所以不行。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是没有插图的。

那时的小学校每月有考试。单试国文一题，可是郑重其事地要出榜，而且前几名还有奖赏，无非是铅笔之类。暑假年假大考自然也有奖赏，那就丰厚一点，笔墨等文具之外，也有书，——下学期用的教课书。可是有一次却奖赏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我于是知道有专给小孩子看的“闲书”。不过我那时因为已经看了《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习惯于大人的事情，对于《无猫国》之类并不怎样感到兴趣。这两本童话就送给了弟弟，他看看书中的图画，母亲讲给他听。

每星期一篇作文。题目老是史论。教员在黑板上写好了题目，一定要讲解几句，指示怎样立论，——有时还暗示着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当然是不会怎样具体的，我们也似懂非懂；但我们都要争分数，先生既然说应当带到现在，我们怎肯不带呢？结果，常常用一句公式的话来收梢：“后之为××者可不×乎？”这一个公式实在是万应灵符，因为上半句“为”字下

边可以填“人主”、“人父”、“人友”、“将帅”……什么都行，而下半句“不”字之下也可以随便配上“慎”、“戒”、“惧”、“勉”等等。

说来有点好笑，那时我们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十一、二，照年龄而言，都还不是老气横秋地论古评今的时期，然而每星期一篇的史论把我们变成早熟，可又实在没有论古道今的知识和见解（先生也知道，所以出了题目后一定要讲解），“硬地上掘蟾”，就弄出一套公式来了。这一套公式是三段式的：第一，将题目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就是上面说过的那一道万应灵符来收梢。这样的作文每星期一次，倘要说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即至多亦不过很肤浅地弄熟一点史事，以及练习练习之乎者也的摆布罢了。对于思想的发展，毫无帮助。可是我现在想来，当时这位先生老叫我们做史论，也有他的用意，他是极想叫学生留心国家大事。他自己是“新派”，颇有点政治思想。

最奇怪的，我们弄惯了史论那一套公式，有时先生例外出个非史论的作文题，例如遇××记之类，我们倒有点感到手足无措了。

两年以后，我做了这小学的第一班毕业生。时在冬季，离这半年前，我的父亲故世。他卧病三年，肌肉落尽，那年夏天极热，他就象点干了膏油的一盏灯，奄奄长眠了。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来整理；有十几本《新民业报》，几套《格致汇编》，还有一本《仁学》，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晚清思想界的慧星”谭嗣同先生。那时我曾把《仁学》翻了一下，可是不

懂。

小学毕业那年，“中西学校”也迁到镇里来了（本来在市外），并且改名为高等小学校，最高年级（五年级，那时中间空一级，没有四年级的学生）却有几何、代数，英文读《纳氏文学》第三本。几何的课本是《形学备旨》，这是开天辟地那位教几何的先生选定的课本，后来那先生去了，这课本却传了代，直到后来我学的也还是这一本有光纸印的厚厚的线装的老家伙。

（选自一九三八年《宇宙风》杂志第三十六期）

